舒蓺室雜著

舒藝室雜著乙編卷上

南滙張文虎孟彪

復何補之書

得書審近狀甚慰拙稾向不甚睬人惟極知己始出奉教乃徒相推譽而無一言益我何邪鄙人總角即學爲五七言長益嗜之及今思之中無實得而徒刺刺不休即造詣如古人亦屋下架屋耳況萬不能乎至欲以此相標榜更爲謬矣僥幸傳名與僥幸科第有何高下且此念一萌心術已壞詩以言志其志可知近日唱和題圖酒會角逐之事愈緐而可厭直是不作詩庶幾謝絕應酬僕非矯情實見其無益且無謂耳補之天資絕人

氣方英銳將大用力於詩古文辭此誰得而沮者然竊不自揣欲補之屏去眾藝專力於軒岐之書君家累代名醫補之祇承家學又靈敏善會應手著效何不因此而益充之取素問靈樞難經傷寒金匱下至後世諸名家書究其會歸而辨其舛謬外參之於臨證其有扞格則深思而闕疑勿泥古勿狥今勿強書以就我務求其實用而已如此數年當爲國工夫坐言起行而有實用於世莫如醫詩古文辭無用之空言也徒因其名高而事之惑矣且醫固技也而可進於道詩古文辭藝能之末事未見其高於醫若云載道之文有功於人心政治此固甚善然又不可徒求之詩古文辭也且讀書當觀

其通善通之者洴澼洸之藥可用於戰陳鑄金之術可移之鑄人苟不其然誦詩三百不能專對精微如素問不當僅以醫理盡之補之誠專力於此其於道當有左右逢源者僕多欲實擇初汨沒於辭章繼又泛濫於攷證律秝之學每自念於斯世斯民一無所濟坐費日力悔恨塡膺補之遽以品學見獎令人媿赧無地用敢抒其耿耿者貢於補之惟僕之愛補之者深遂不自覺其言之唐突也幸諒之

復謝幼伯書

伏承賜書言向來爲學之方旣已心儀之矣及讀詩文集卓然皆有所爲而發子剛又盛言足下能力苦食淡

自守有素益傾慕不已若僕者逃難羈旅舊學荒廢方自恨日以衰老不復能進於是而足下且惓惓於鄙人則得無過聽人言而未之察與僕少時涉獵書史嘗有志於人之學而依人為活多輟少作心氣麤濁不耐精思又無賢師友為之先導知我者笑之以為徒自苦然心好之不自已復不自力悠悠忽忽夫何知年歲之不我與也遭亂幸存寄跡白下思慮秏散雖從事鉛槧聊以遣日何能為足下益邪輓近不乏高才宏覽之士乃微窺其所悅不離於史公所謂聲色狗馬佚樂勢利者即他日得志其所為可知也足下獨克自振拔而其文辭又不肯苟徇世俗之愛憎如此足下方在中年益肆

力以極其心力之所至過此以往可二十年其必有以自立夫一時之榮名固不足言即傳世與否亦何可知而君子必汲汲於此者孟子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以求名於世也古人之書虔足下既博觀而善擇之無俟鄙人之姁姁無已則欲足下凡詩文勿輕作俾積之久而始出詞則雖不作可葢爲之不能不用心而用心雜則兩不能精此僕昔所以自誤者敬以告大箸史論不激不隨固可與集竝行所輯論學一卷自學問根本所在然置之坐右自爲體驗則可近有託爲道學者人挾一帙以自鳴足下非其倫然勿示人以朴也僕之所見止此而已深負下問之意無任慙悚伏

惟亮察

答劉恭甫

去臘得手教欣審侍奉安吉鄙人入春以來居處如恆祇諸冗叢雜不得竟日靜坐爲苦平生於古文實未致力何敢泯言竊以爲所謂桐城派者非桐城獨闢一法蓋韓柳以來大家名家相傳如此實自古以來皆如此特韓柳諸家則有轍迹可尋然韓柳功深蘇氏才高氣盛介甫瘦硬奥衍皆不易學惟歐曾平正易於入手故中材以下喜效之桐城由震川以上溯歐曾固古文正軌然專以風神唱歎爲宗此則望溪猶不如是而惜抱啟之蓋永叔之效子長者未嘗無神似處特後人功力

不及近於空疏後世學惜抱者奉為祕笈自鳴一派此又非惜抱意計所及也衎石文頗學桐而質實處近李習之曾文正公極為折服鄙人不特未學桐城兼亦未敢窺衎石樊籬人來强求者矣一應之何足言古文兄淵源深厚出其緒餘陳之述作固當直舒所見不患不中繩墨若彼專門之蓺分道揚鑣可也端甫別傳諸久乖聊以塞補農之請桐城乎衎石乎皆當屏之門牆之外矣闓運幸轉示之

送王季平學博之任崇明序

吾友王廣文季平將攝任崇明行有日矣或曰季平與子厚古人臨別贈言獨默爾可乎予曰固也凡校官之

職督率士子佐有司敎民整風俗而已故其秩不高而任與令等其見於上官也禮貌有加焉吾吳俗尚浮靡他郡不暇論蘇松所屬爲州廳縣者二十有二雖肥瘠不同而皆不免於僘太倉嘉定少減焉惟崇明孤懸海中力田務本俗尤樸儉雖富厚者亦與他邑窶人等豈成邑在後風氣未開與抑產於是土者秉質獨醇與國家功令校官除授不出省惟辟本郡自粵寇內犯迄十餘年江以南郡邑無完境獨崇宛然無恙蓋隔於海故也或曰亦由其民樸厚富者不暴殄天物貧者循業守分耐艱苦苟免凍餓幸矣故不生盜心其免於寇宜也李平遂赧然曰不亦善乎此固吾桃花源也予曰不

然蘇松之人辟地於崇者多矣以爲桃花源可也子則非徒辟地而已固以正士習移民俗爲職守者也崇之俗信善矣吾不知辟地於此者能欣慕而從其敦樸乎不然崇之人將轉相慕效而長其浮靡以漸漬於諸邑之敝俗則官斯土者病也風俗之興倡於士其壞也亦始於士子且以身督率而誨喻之由士以及於齊民俾保其善俗而不至於敝其庶幾無負此行與此吾所以期季平也乃書之以爲贈同治元年春三月

送張子剛歸南昌序

南昌張璲子剛天性純摯言其母苦節撫孤狀未嘗不流涕也貧不能讀書恥爲商賈行治篆刻游卿大夫閒

名聞於時資以養母怡怡然也粵賊陷金陵大帥集兵攻剿以末秩從軍江左奔走兵戈閒有所感發每寫之以詩斬達其胸臆而止旣而從節相湘鄉公於皖南隨至皖城去冬訪予賓館投詩以質忳乎仁人孝子之思也或者乃惜子剛少讀書疏於學問類不能充其所至者然使無子剛之至性雖讀破萬卷充其學以幾於古人奚以爲故吾重子剛也春正月子剛請於湘鄉公暫歸其鄉省母束裝來別詩有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陟彼屺兮以望母兮子剛之歸也訴思親之苦話道途行役之勞感人事之盛衰惜歲時之奄忽俾湘鄉公愛人以德之意而欣然復敘家庭之樂試誦詩之所

云爲毋夫人效裘衣之舞視彼徒以高車駟馬金玉錦繡震耀於鄉里者何如也

送宮保曾撫軍養疾歸湘鄉序

剛果雄厲之氣足以鼓衆志振懦頑攻無堅城守無彊敵而其一發無餘也則亦不足以持久何也氣非素養也公孫丑卿相霸王之問孟子荅以四十不動心而要其功於養氣養氣與不動心無二道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心一動而氣爲之僨矣夫不動心於爵位猶人所能也處功名之極盛而不動心則非素定於中者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君子之於功名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我湘鄉節相功名爵位天下所

仰望也其接見下僚及寒素之士從容和雅使見者不自覺其矜平躁釋其中之所蓄淵乎莫可得而喻也抑嘗登皖城周覽形勢及觀賊將遺壘處竊歎其易守而難攻有爲文虎言今宮保沅浦撫軍攻克皖城事赫赫若目見私意撫軍爲人必剛果雄厲有異於節相者是時撫軍方圍攻金陵金陵天下之名都也其形勢十倍於皖賊居之久且衆而撫軍以五萬之衆當之身病餉又不給羣方爲撫軍憂而撫軍以爲必克今年夏六月果破之十二年之巨寇一朝而殲江南之人以爲再造朝廷爵賞稱其功斯亦大丈夫之所謂得志者矣及來金陵見撫軍則又從容和雅若無有其位之尊功之顯

者蓋其中之所養廓然於功名爵位之外豈非孟子所謂不動心而行所無事者乎於是歎撫軍與節相固親兄弟其學同其志同其所養無不同而果非徒用其剛果雄厲之氣以就功名者也然今撫軍方以病得請於朝將假歸湘鄉論者嘖嘖偁其功成名遂身退合於老氏之義竊以爲非也古人之所謂大功難居急流勇退者此爲不善處功名者言之爾豐功偉烈一動於心不自知其著於言色識者窺其中之所存故老氏戒之撫軍儒者也其視爲

君與民除殘去賊皆吾學問性道之事曾無幾微功名之念動於中而何足以老氏之說溷今楚北餘寇未盡

而邊境猶有叛擾者撫軍之年及孟子不動心之歲方宜與節相一其心力奠安四海內致君堯舜而外登斯民於仁壽之域而後謂之不負所學何言退乎吾且見撫軍之疾勿藥有喜而朝廷百姓之元氣將漸以復也同治三年十月

送楊峴大令之湖南劉翰淸太守之臨淮大營序

今之幕府古之從事也唐制從軍久者得爲大郡故有入幕不數年而歷顯要爲諸使者軍興以來統兵大帥尤以搜羅俊乂舉賢任能爲事往往出幕府而握兵柄持憲節功名彪炳於天下蓋幕府固人材之藪也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饋餉之難

易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孰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材莫速於此今猶古也楊君劉君皆以名孝廉橐筆從軍楊君由晉歷秦蜀劉君客楚北胡文忠公幕皆見重於主人及今毅勇侯湘鄉節相開府皖北遂皆聚於皖同治二年予亦以節相招至皖與二君定交楊君經學出長洲老儒陳先生碩甫之門劉君學問醇邃世其家傳尤精三禮常過從議論談笑未嘗不相洽也去秋隨節相自皖來金陵所居尤近相見益密今年夏節相奉

朝旨北征辟劉君入幕府而楊君亦將應湘南李撫軍

之聘二君年皆未艾出其素所醞蓄以佐平寇患澂清四方撥旌麾而出生斯民於疲癃災眚之餘也其何憾予所感者我輩皆遭寇亂離故土飢驅偶聚雖用學業文藝相說而亦不無同病之憐三年於此矣一旦分手以別其能已於惘惘乎予衰老不能荷戈躍馬從節相以北而三湘九疑亦神往而力不能俱將歸謀蒓羹鱸膾徜徉九峰三泖間以聽二君飛騰於功名之會也閏月之望與周侍御學濬歐陽員外兆熊方少尹駿謨張郡丞斯桂李司訓善蘭公餞於秦淮水榭是日序此爲贈

送楊阜庵太守離任序

在小戴之記有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毋言臨民者當以民之好惡爲好惡也至於用舍人材則亦有然孟子論國君進賢退不肖不聽於左右諸大夫而必國人之爲聽烏乎彼左右者便嬖使令之人其所謂賢與不可固不足據若諸大夫則儼然搢紳之流何乃與左右便嬖等哉高才者慮其勝己敦厚者嫌其椎魯淡泊者疑其不近情豪爽者憎其疏率因而詆之曰躁曰僞曰僻曰粗君子之接人也坦然率其本性未嘗以蜂蠆之毒虞人而不知其日在羿之彀中且夫君子之與左右便嬖所處不同若諸大夫則比肩共事不能無交接其伺之也益密往往患生於不

及防禍至於不可測其毒有甚於左右便嬖者夫當進而不進必有不可進而進者操用舍之權者所宜愼之又愼也惟國人之與君子者名位隔絶其臨於我上也撫我則以爲父母虐我則以爲仇讐好之惡之人情不甚相遠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視聽且寄於民然則欲進賢退不肖而不徵之於民是其聰明乃過於天也楊侯守我郡十年以民之好惡爲好惡者也士紳軍民皆安之今將以倅左遷以去羣以爲大戚有爲詩歌以送者文虎衰老才竭不能爲韵語輒述其硜硜之見以贈願侯它日開府正方面進賢退不肖勿忘此意也

陳頴莊六十壽序

世之奉佛者唪經以求福戒殺放生以求壽施捨以求利益如是其皆得乎哉持奉佛之心以立身處事不與福壽利益期而往往得福壽利益若夫持福壽利益之心以唪經戒殺放生施捨則是與佛爲市也且夫佛固願人之皆福壽利益而實不能使人福壽利益然則福壽利益之柄何所操仍操之奉佛者之心而已矣我友陳君頴莊少孤事母至孝先意承志凡可以得母懽者無不竭力爲之以至於壯且老如一日也嘗爲表戚姜氏主出納姜君病亟婦少子穉以屬君君毅然曰諾姜君沒君設法隔別內外條理井井事大小悉以身任恩

比於義節比於禮勞怨無所辟卒撫其孤成立婚娶而後已君廉幹精敏其為會計調度周密未嘗有失誤而取與寬平不私其利與人交和而有節急難必為躊躇處置不使之向隅流離窮乏薦心棘目量力賙恤無所吝未嘗不奉經戒殺放生施捨而實無福壽利益之想蓋其事母也任事也治生也接物也無異其奉佛也而其奉佛也則亦猶之其事母任事治生接物而已吾所謂持奉佛之心以立身處事者蓋如此佛教眾生以無住相布施又言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人者蓋一求果報即所謂住奉佛之心本空而福壽利益之念礙之即非奉佛如君者殆眞能空

其心者哉始君相不合壽法年踰四十納妾僅得子而殤再納數年仍杳然人方以爲憂前年竟得一子今君年六十矣太夫人年八十五康强怡悅日抱孫爲樂而君承懽其間扶持抑搔孺慕無閒其爲福壽利益孰大於是豈與佛爲市而能然哉惟其不以福壽利益爲心而福壽利益相隨而至吾故揭此以爲君壽而并以勸世之奉佛者

黃小田儀部七十壽序

維昔宮保勤敏公以文章學術受知

三朝由部曹改詞垣洊歷大卿入參樞府侍直

南書房勤政之餘賡揚相接傳誦者以爲虞廷喜起殆無以過及懸車致仕優游林下歌詠太平年登耄耋康彊不衰海内仰望以爲陸地神仙葢當

中天極盛之際應運而生宜其壽考福澤如是其隆也我友小田先生公之季子也少承家學與諸兄雁行竝起登拔萃科官禮部十餘年以儀郎請假侍養遂不復出山或者以謂君以貴公子爲京朝官名公鉅卿多其故舊交手推轂聲名文采振燿四方建牙持節車前八騶旦暮可待乃抽簪歸里絶意進取豈其有高世之志與何其不能與勤敏公後先輝映哉而不知非也父子

入仕沃承

天寵高尙其志非所宜言蓋君子之仕也當內度諸己
外度諸時力足以有爲則官無尊卑皆可以致我匪躬
之節苟不其然則與其觸藩於中道毋若善刀而藏也
君既終養屬海疆多事歲比不登盜賊生心駸駸窺伺
當事者不爲意君惕然憂之咸豐三年粵氛肆擾吳楚
之交豺狼比跡君遂挈家避難於我祁之金山自是而
郡城而南滙而上海寇來無方靡所止居而第宅已墟
賜書零落百年喬木炬爲烽燹夫以勤敏公遭際之盛
不及二十年而君之所遭如此宜有不堪回首者然使
當是時仕爲高官權不全屬或且從而掣肘進退惟谷
將何以自處乃歎君之不復出山其度己者明而量時

者審也其不能與勤敏公接踵媲美者時爲之勢爲之也君待人無城府喜怒無所飾其避難金山也依其婿錢氏文虎亦館於錢一見卽推誠相與日以詩酒相過從如是十年雖倉黃亂離未嘗有數月之別也去夏五月文虎將之皖君餞之曰皖吾鄉也而不得從子往明年予七十矣子名能文其以文壽我且待子歸文虎曰敬諾今及期而絆不能如所約請先之以文而推君不仕之意以質君或曰君壽種也如勤敏公之福澤壽考倫今古幾人君之境固詘矣天其將伸之以期頤之壽或曰今軍威丕振江浙大郡次弟克復嗣君子眘方以材能積勞勩薦上游保薦將見蒸蒸日上以追繼勤敏

公世德而續君未逮之志則謂君之壽考福澤將比隆
於先公其誰曰不然是二說也文虎固樂聞之因並舉
以爲君壽同治三年六月

湘鄉公六十壽序

同治九年秋
朝廷念東南久困元氣未復復
命我宮太保相侯湘鄉公總督兩江兩江士大夫下至
軍民聞之皆如望歲是時公方以疾在假再上疏力辭
詔不許冬十月公六十初度
賜壽額曰勳高柱石有加禮公疾少閒乃入
覲謝

恩請

訓

旨仍速公赴任公於是三至江南矣我

朝開國以來惟詳佳文端公四督兩江昔公將赴直隸

文虎敬錄文端事爲況固亦私冀公復來今果如所祝

豈非此邦之幸與蓋

朝廷知公在江南久深悉其人情土俗官方吏弊篤[illegible]

就孰有非公不可者昔文端之在江南撫赫赫之功其

遇事鑑空衡平冰解理釋不煦嫗而人感其德不苛察

而人服其明不緐辭告誡而人樂爲用命未嘗偏閱閭

閻而民問疾苦若口與之言而身與之接其於屬員虛

要傾聽不設成見而卓識所在堅定不移又非浮議所能動於漕河諸政尤力任其難至今嘖嘖在人口其受知

兩朝屢膺重寄有由來也公之於江南出水火而登衽席固文端所未有然公歸功諸將不以此自居而其性情德量用人治事則有與文端若合符節者聞之江南之民於文端之至若嬰兒之就哺而文端每至江南忻然如歸故鄉日者公之來也民肩踵相接引領遙望庶一見公顏色歸則以誇其婦子以爲公其復來撫我育我竊意公顧瞻周道當亦有忻然如文端當日者蓋人以情相接無今昔之異也抑文虎猶有所冀焉文端之

最後任江督也尤久蓋閱十餘年乾隆三十年
聖駕南巡文端年七十
賜壽有章平介祉之額使公得久於其任以奕正人心
善風俗興利除弊續前未竟之緒而益充之自此十年
恭逢
盛典豈特媲美文端而已哉南山有臺之序曰人君樂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其五章曰樂只君子遐
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古者君臣契合與國同壽
考垂令聞於無窮有如是夫有如是夫文虎老矣昔歲
送公時曾不意復能見公明年將歸覘枝棲與田夫野
老尋承平之樂事它日芒鞵杖笠重謁鈴轅為公期頤

之祝或不麾之門外乎請以此序爲驗

孫勤西廉訪六十壽序

當咸豐同治間壽陽祁文端公湘鄉曾文正公以德業學問文章焜曜海內韋甫縫掖之士莫不仰首希望以爲泰山北斗而二公獨推許今皖臬瑞安孫公不置惟公以名翰林直

上書房出入承明金馬閒摛華掞藻風采蔚然僉謂臺閣之極選既而論事觸諱一麾出守於時寇氛方熾佐籌戎幕一攝廬鳳觀察旋以家難去展轉十年與公先後起開府封圻爲大帥者比比而公始拜今職之

命人或以爲滯而公孜孜焉方推溯永嘉之學究極其

義理文章將上追古人下啟來哲而自成一家著述任途之利鈍非所計也或者謂公端醕長厚本以詞臣爲京朝官盩官文學侍從衡文之任而刑名簿書爲屈是又不知公也儒者之業兼本末內外而貫之者也見之於素守卽可施之於事功修齊治平舉而措之豈徒爲誦說而已且夫古大臣敭歷中外藉以上稽吏治下恐民隱豈有所擇哉今陳臬之職不爲不尊所系不爲不重三載考績外擢方面內陟卿貳以躋宰執非異人任由是上承文端文正之緒而益劚其未及爲以報當日所期許合義理學術文章事功而一之誠無忝於承嘉之學哉公於古文法桐城於詩法蘇黃於書法顏柳皆

本之文正而絕不同蓋各自其詣力所造而不必襲其跡其於治事當亦如之然則使公督兩江未必屑屑焉循塗守轍以爲蕭規曹隨而當求其不盡之意其斯爲善學文正而已矣昔在癸亥之歲文虎以文正招至皖與公以詩文相契明年公赴廬鳳任後六年公來金陵益相習而公子仲容孝廉好許鄭之學亦常商搉疑義凡六閱歲交不爲淺矣今歲八月之吉爲公六十壽辰迥隔千里外不獲預稱觥之列而禮不可黙而已又不當以浮辭導諛輒述公所以爲學者以爲序同治甲戌秋仲

朱秋畋六十壽序

士所以為四民首何也誦詩讀書績學明理行修於家庭道合於仁義智足以知人才足以任事彼農工商賈有質美而未學者矣短於識而昧體要者矣局於才而僨事者矣若夫罔利而不知止者未暇論也士所以長四民以此今有不為士而無媿於士且希見於今之為士者則吾友秋畋奉直其庶幾乎君世籍休甯葢徽國文公之裔方靈泉集有朱孝子傳即君五世祖也君幼有至性先意承志得父母懽贈君任郊公立品端毅好讀西銘小學及呂省吾陳文恭公書以授子弟曰常肄此可上希賢哲次保身家且為人倫鑒夫人能讀書知禮法則識自高趨向自正不溺於物欲矣君奉之終身

以持躬應世未嘗一日忘其於贈君一話一言屢細述之片紙隻字什襲無失暇嘗出以省覽居喪哀毀盡禮鄉黨稱焉兄弟七人君次最後先世遺居推讓諸兄而已賃屋以處諸兄相繼沒撫其孤弱皆俾得所族有典公產者每贖以歸公其門內之行如此君之棄儒而習賈也受贈君命以食指緐治生自立遂遊滬上勤於所業主人倚爲委以重大精審周詳未嘗有疏失其處事也嚴而公和而有節得人人心盡其力爲人謙謹不妄語開誠待物無隱情尤忼慨喜結納有告叩須者必委曲成就之且爲計久長故無不感頌者滬城思恭堂者徽甯人寄殯所也當咸豐癸丑庚申間滬兩遭寇亂停

樽千餘倉卒莫可爲計君倡議盡瘞之賊至堂屋皆燬而千餘樽者幸全乃籌款修堂益擴其制君之力爲多君既廉於取又見義必爲不私其財利故囊槖常蕭然其應於外者如此然則所謂行修於家庭道合於仁義智足以知人才足以任事而不以利爲利者君非其人與其於今世之士吾未敢較量其同異竊嘗自計蓋亦忝附士類以擬於君曾不足當百分之一以是每負疚於夙夜也君有四丈夫子長者以今年補博士弟子餘幼皆讀書惟九月既望爲君六十壽辰青浦沈君銳卿屬文以爲祝嘏因具論之以見大賢孝子之後名父之子雖爲商賈猶愈於庸士使君效一職治一方其必能

以循吏著而惜也其僅以餉饋敘職而未施其用也然君之子旣爲士矣安知不本祖父之訓而施之於仕也又安知聯翩而起者不承祖父之訓而相繼以施於仕也君雖素不能飲聞斯言也當引觴而晒曰窮達命也使兒輩不忘祖訓以勉於爲士其善頌善禱矣夫

姚衡堂先生八十壽序

凡物積之厚者其澤必大源之遠者其流必長河出於巴顏喀喇山而至星宿海也蓋三百里又二千七百餘里其間或潛或見或滙或散然後至於大積石山而其流益盛若夫潢汙行潦夏秋雨集忽然而漲不旋踵而消此無它無所蓄積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混混者其源也不舍晝夜者繁積也盈科而後進者遲之又久也孟子所言者學也而八世興衰八晉之幾視此矣吾衡堂叔太公於外舅堅香先生爲從祖行其先皆自浙西而遷松江其在今金山境二支自明已來科第相望惟郡城支潛德未曜垂三百年至公始以拔萃科捷南闈又後十餘年登甲科入詞林今支孫松泉叔舅又領鄉薦八見其功名之表著而不知其積之厚也見其科第之相屬而不知其源之長也然而公之意則曰此吾不舍晝夜之時耳未可謂之盈科也公既散館改官曹文章品望名公卿爭相引重入參侍重出膺憲司旦夕閒事而公澹於榮祿遽請假歸遂不

復出山家居以學術表率後進有司之庭非公不至有所任必盡瘁而未嘗及私咸豐間以團練保甲護衛郡城

賜四品銜花翎公慄然不自以爲功語益恭氣益下自奉儉薄如布素叔舅春秋方富風采隱然公時時勗以進德修業若惟恐其稍自放者此其所謂不舍晝夜者乎今有掘地者不半施而得泉㩳然號於其友曰吾所儲江湖莫及也它日其友過之牛蹏之涔耳此亦溝澮之涸已夫禹之導河積石也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經華陰歷厎柱迆邐趨大陸然後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地道也天道也而人道備矣公好學至老不倦

於書喜讀乙部尤孰班氏偶舉所疑以問人雖自鳴淵博者不能答視聽聰察步履似五十許人去年學使者歲校例合重遊泮水而杜門謝客今二月十六日爲八秩壽辰恭人同庚淑德懿行偕莊白首熙朝人瑞也然公仍遜謝命家人毋受賀其和氣謙德恂恂然見於顏色言語之閒淵淵乎不可及殆所謂原泉混混有本者如是矣然則在公猶積石之始導耳自是以後浩乎沛然誠未能量其所至也敢持是以爲鞠䠊之獻

湘鄉相侯歐陽夫人五十壽序

同治四年歲在乙丑實我湘鄉相侯收復金陵之次年

官舉其職民還其業遠近振蕃爭自濯磨以幾我
阜上暨相侯維新之治春二月二三君子不期而集咸
曰維月之吉爲相侯夫人五十壽辰夫人高門懿行榮
於族黨曩者相侯治兵討賊頻歷艱險遂以廓清吳楚
然而不問家事且十年實惟夫人能以勤儉率下內政
克治俾我相侯無內顧憂夫相侯以淸德儉節砥厲一
世卽不敢他饋獻願吾曹以文士託宇下宜有以爲相
侯暨夫人壽者文虎曰然夫祝嘏之常辭不越富貴壽
考夫人既兼之矣何待致頌若夫仙佛荒誕之說非所
以陳於大君子之前而亦不當述於儒者之口諸君子
曰然請聞子之所以壽相侯暨夫人者文虎乃言曰夫

以相依之任與其所得於聖賢之學而獨以清德儉節率厲羣下者何哉蓋爲治之本莫大乎移風易俗風俗之美莫美於儉與勤而莫敝於奢惰儉與勤常相因而奢與惰每相長夫奢惰之敝起於忽微而每至於流失敗壞而不可止一事之豐曰少自充焉爾久之事事求稱而不覺其入於華靡矣一時之逸曰少自息焉爾久之習於晏安而不覺其流於驕慢矣一家之奢效之者十猶未止也一人之惰化之者百猶未止也是故富貴而奢惰將失其富貴貧賤而奢惰有不止於貧賤而已且夫窮奢之敝必爲所不當爲而欲所不可欲極惰之敝必百事廢弛而莫可爲理其係於世道人心非小小

也今天下之毒中於奢惰而我江南爲尤甚向者之難
發亦少瘳矣然而積習相沿恐有不能悉改而復蹈故
轍者夫奢惰之端自婦女始而君子及人之化始於齊
家我相侯之淸德儉節固已衆譽於天下矣竊聞前年
夫人之自湘至皖也紡績之具纍纍滿署自皖至金陵
亦如之常時躬自作勞督率家人婢嫗或至深夜寒暑
不減自公子以下衣無珍裘食無兼味夫以兩江制帥
之養侯夫人之尊而下同於寒畯之居室若此者何也
恐少自弛而奢與惰乘之也然則相侯之所以齊其家
而夫人之所以爲內治者可知已邦之大夫士庶民苟
體此意自勉以勉其家人有不感動而則效者乎由是

慕義遷善頑者廉懦者立挽數百年來浮靡媮惰之習以返於純朴是則我相侯移風易俗之本心而夫人與有助焉諸君子曰亮哉如子之言維我相侯與夫人足當之矣請錄而獻之以爲壽謹序

周母沈太淑人八十壽序

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賢且貴也爲人子者之於其親莫不欲其壽且康健而已得長奉侍也然而不可必得也得之矣亦旣賢且貴矣去家仕宦千里或數千里晨昏定省之職託之家人於孝子之心有大不安者郎幸就養官所而公私不得兼盡視專其心力以事親者固有閒矣若吾綬雲侍御可謂能養志矣夫侍御擬巍

科爲名翰林視學桂管還登西臺方是時聲望蔚隆公卿爭相引重海內仰風采者咸謂內陟卿貳綸扉外塡封疆可計日待而侍御毅然陳情乞養以歸非矯也葢奉侍膝下之樂人子所最不易得者而旣僅得之固不可以自失抑上撰諸

國家孝治天下之意下示士林以名敎之重亦所以敦厲風俗也咸豐辛酉湖郡圍急侍御奉太淑人避地滬上旋依節相湘鄉公於皖郡去秋復自皖還金陵朝夕奉侍先意承志凡太淑人飲食服御皆身自檢視偶出未嘗不歸小有疾衣不解帶至能起坐而後已侍御年踰知命孺慕無閒太淑人年八十矣康彊如五十許人

猶喜操作親中饋事蓋不欲安養自逸以是爲家人倡
率其平昔內治之勤可概見矣昔嘗怪潘安仁旣以板
輿奉母爲樂而屑屑自叙通塞羅陳王畿之盛此心蘄
巧宦繆爲閒淡耳今觀侍御之爲人藹然怡然若忘其
曾爲達仕者蓋惟太淑人能不以榮顯介意善成侍御
之名亦惟侍御眞能盡其愛日之誠以悉力於孝養豈
潘令之所可同日語哉太淑人生侍御兄弟六人孝廉
君以學問節義焜燿一郡學士君早達而未竟所志惟
侍御與兵部君袁率諸孫聯翩繼起家慶未艾歲八月
之吉爲太淑人誕辰適兵部君之子聯捷春闈觀政吏
部遂父子請假省親爲太淑人介壽某等不敏於文不

足以揄揚太淑人之德與侍御兄弟父子之孝且賢顧辱侍御交厚不能已於言也謹次區區爲祝嘏者引其端云同治乙丑

李母王太孺人八十壽序

昔東坡母程夫人督二子甚嚴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東坡前請曰夫人許軾爲滂否夫人曰汝能爲滂我顧不能爲滂母邪東坡兄弟卒以文章氣節名天下人以爲非此母不生此子葢天地淸淑之氣萃於一家不徒老泉之文行以啟二子亦惟程夫人之賢有以養之至今論蜀之人才無出蘇氏右者不其難哉吾友中江李石芝明經東坡鄉人也爲人寬厚長者而才識宏遠其

族弟眉生觀察仕於吳招君來游與某等交甚洽因得稔知尊母王太孺人之賢則以爲庶可與程夫人姚美也今夫古之學者誦詩讀書求聖賢之精意以得聖賢之行事而效之此一事也若乃書升論秀行舉言揚此自在上者造就人材圖賢共治之所爲又一事也兩者各行其是而不可謂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設上無其舉而君子可不學乎後世則不然詩書之業求應舉而已矣朝夕所志功名利祿而已矣得志則侈然自放不復憶向者所習之云何失志則怨天尤人不可以終日噫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太孺人能獨見其大也太孺人之督明經兄弟也其嚴如蘇母明經兄弟敬憚之審應

鄉試報罷不敢對太孺人太孺人曰毋然讀書望成好
人功名性天外物是有命焉不可强致何介意爲竟哉
斯言微特讀書者知此無幾人也人情莫不以榮利期
其子榮利之得失其子如故也而喜怒隨之以變責之
以好人喻之以性天而引之以知命此丈夫所不能言
而出之巾幗以視程夫人奚媿哉先是明經先尊修職
公棄儒服賈委家政太孺人太孺人治之釐然各當以
賢孝勤能聞於鄉里眉生觀察少孤露太孺人視之如
明經兄弟宗黨以爲難咸豐十年黔匪竄入蜀境李氏
子弟相率習爲技勇太孺人曰此無益於禦亂徒長悍
戾它日敗行危身基此矣力禁之乃止蓋其深識卓見

雖毋無以過然則有母如此明經其勉爲東坡兄弟哉蜀有巽巖子者文章氣節蓋東坡之流張南軒比之霜松雪柏安見李氏之不可繼起也歲某月爲太孺人八秩壽辰某等匏系一方不獲登堂拜母敬述向所稔聞於明經者遙爲太孺人壽且重有冀於明經兄弟云

周浦紀略序

吾里中一邑倉署在焉漕艘自浦江入三十餘里即倉兑糧甚便地近上海俗少向者百貨闐集而士之讀書掇科名者亦爲邑最浦江以東得稱盛焉歲道光癸未水潦大饑鄉人多蒔吉貝頻歲傷水布直又絀耕織交困運河淤淺漕艘遠泊江口既而以海運罷倉署撤不

修惡改糧爲折色商賈並減色士亦或以貧廢讀固已非昔比矣咸豐癸丑土匪滋事越辛酉浙寇東竄逃亡死喪相比市肆爲墟高門大宅十毀七八西市河塈舟楫不通於是吾里之衰極矣夫里之盛由漕倉漕倉由水道利水道不通商賈日替饑饉盜賊復相繼夫惡得而不衰嗟乎自癸未至此餘四十年而盛衰之變若此假更數十年其衰極復盛邪抑一衰不可復興也後之人徒據目前而不得其所以盛衰之故將有議前人之闕者是不可無紀載也吾師惺齋姚先生有詰嗣曰石一沈靜溫厚淡於進取課徒自給於金石篆隸恪承吾師之傳逃難轉從處之灑然士之能守者也今年寺自

金陵返君以所撰紀略示卷帙不多而凡所當載靡不備後之攷論盛衰者有所依據且以貧邑乘之采取君真有心者哉憶兒時嘗見糧艘泊永定寺前寺萬佛閣邑人所登高也其側儲華谷葬處銀杏大數抱市南袁山松墓舊有碑今則灰燼耳瓦礫耳里中耆舊無一在者即同輩僅閒一二存而予亦頹然見二毛矣讀君此書令我茫然若隔世寤也同治五年八月

小滄桑記序

小滄桑記者鐵梅翁所記咸豐庚申粵賊下竄奉母避難及往來城鄉所聞所見至同治癸亥大軍肅清松郡克復蘇城四年中事也其間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兵勇

之焚掠西人之倔强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雜出官弁之賢否民心之驚恐驢頭馬脯鶴唳風聲皆詳載焉粤乎粤賊之起如毒蛇如猛獸如飛蝗如聚蠅日夕蔓延徧歷數省淺識之徒將謂如焚如燄殆無撲滅之期而不知二三年間氷銷瓦解蓋烏合之衆理無久存其至於蘇松兩浙則惡已稔志已極矣埽除殄滅勢所必至吳越地處沃壤風俗奢淫嗜好無常不免於暴殄天物或且忘其本根不顧廉恥罹禍之由可深長思矣然而遭亂以後所爲有過於前者此何故哉讀君此記宜痛定思痛或有補於鑒戒不得謂之徒記事而已傳曰願君無忘在莒此之謂也仲夏十日文虎識

丁氏族譜序

族有譜諜所以敬宗祧辨支系毋使淆於他氏亦毋使他氏之得冒乎吾族也抑非徒此義而已古人作史序列往聖前賢行事以示後世俾讀者有所矜式以自奮至於譜諜所書則更切近矣維彼先世礪節砥行可師可法以垂裕後嗣者子子孫孫能謹守而奉行之勿失俾祖宗之澤緜延於無窮曰如是則爲孝子順孫不如是則爲不肖其所以學爲人者不更捷於史書哉予覽郡志及上南邑乘竝載丁公務興兩還遺金其子守安兩割股療親疾兄弟孝友喪偶不再娶守安子壽徵以不獲奉養改號陟屺志終天之慽值年饑出遺米三百

石施振無德色慨然歎以爲此皆古人風誼之見於史冊者而適在吾邑將訪其後裔以攷求其世頃丁君竹村以所訂支譜來乞序乃知務興公者卽其五世祖也據述先世自汴從龍南渡其何代始遷浦東譜失不可攷可攷者務興公以上四世耳而務興公以下至今凡八世皆奉陟思公教讀書守分游庠食餼不絕夫仁人孝子友兄悌弟義夫善士出於一家而後人能讀書紹其先澤此其家未艾也竹村曰宗譜自宋以來支派甚詳遭變失墜陟思公重修之十一世伯父書圃公續之咸豐辛酉亡於粵匪之擾今祇就舊藏支譜增葺他無攷者不敢濫及然不無憾於殘缺予曰此無如何也予

第無忝先德克自振厲以訓後人終當興子家又奚憾焉竹村樂善勇義咸豐末嘗僦屋安置金陵難民并勸富人量捐衣食同治間又嘗倡舉代葬暴露屍棺可謂無忝爾祖矣予既重君世德又昔與書圃翁善而憫其嗣君之殉難以卒而竹村故伯兄柳塘又昔與予同學也於其屬樂得而爲之序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正月

沈氏支譜序

昔知過見知伯驕貪乃逃去改姓爲輔及知伯卒滅而輔氏獨存後世偁其知幾吾以爲幾之所在惟靜者能知之亦惟安於淡泊而後能靜彼身都榮利貪求無厭以沒其身非榮利之溺人人自溺耳吾邑沈氏有六世

祖諱維四者本嘉興世族仕元爲參軍以兄萬三豪侈作詩以諷不聽遂棄官隱居浦東彼非惟忘其富并忘其官至今保有其子孫而萬三卒爲明祖所籍沒豈非安於淡泊故能知幾其神哉上舍轂燕爲公十六世孫續纂支譜言自公東遷或居撥賜莊或居沈莊腰路毛灣召稼樓或寄居青浦子姓繁衍能世守其澤不汲汲於榮利其世系居處墳墓皆釐然可攷由此以上溯祖德皆公一綫之延昔爲流寓今爲土著噫嘻盛矣抑予有咨者譜云族本嘉興而郡邑志皆作吳興或當時采訪之誤志倂萬三有從兄萬二而譜作秀二豈別一人邪又許元溥吳乘竊筆載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聞

人誦明祖詩有不如江南富足翁句歎曰兆已萌矣遂
棄家游湖湘其後江南大族皆籍沒獨此人獲令終其
名與志合譜亦有嘉定一支其事則又與公相似豈所
傳訛邪上舍屬爲譜序因並書以詒之當必有以解予
之惑也光緒丁丑春正

利造橋張氏世譜序

邑利造橋張氏其先宋南渡時自河南遷松江再遷周
浦鎮至金一公時丁繇盛入僑其地爲張家浜明永樂
初驅富民塡燕京族乃離散金一公次子字仲清留爲
利造橋郞氏贅壻遂家焉是爲始祖萬歷已亥七世孫
表創爲譜至

國朝嘉慶丙寅甲更三修十五世孫大經復詳明增補義例大備越今又七十年矣人事變遷興衰不一十七世孫鑫有憂之約同族諸君分任采訪體例一遵舊譜不攀援勢利不遺漏微賤至於異姓繼續有不可絕或出蒙它氏或來嗣吾宗必箸其實俾後有攷凡不違自恤贖其家世者則削之鑫少孤以母教成立志之無一日忘悲已不能致顯揚因述母苦節狀求當代賢人君子錫言又籲大吏請

旌建坊以爲百世瞻仰孝可知矣其修譜也扁舟所至飢渴寒暑無所避還歸舟中即泚筆記載逆旅則閉門排纂非要務不出如是三年而後蕆事烏乎予家自明

世倭亂失譜系先君及文虎兩世少孤不知先世支屬惟幼聞先祖母言出自張家浜而自高曾以下先塋皆在龍游港於張家浜近近塋有張氏云亦出張家浜先祖時常相往來先本鉅富明太祖罪其嘗助張士誠財摧折之致破家所說又不同文虎生也晚不獲聞先輩緒論又畢生奔走衣食不暇攷求始末行年七十孤宗倀倀似續將絕自恨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已君忠信篤實爲人謀必盡心力其行事多可書修譜其一節也於其請序書以志吾媿

育嬰同善惜字局徵信錄序

人萬物之靈天地之所甚愛也愛其生則必恤其死人

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則生相愛死相恤是卽天地所以生人之幾而人之所由以生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人心所不忍孰有大於生不能育死無以殮者乎於此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是忍也卽不仁也人而不仁斯大拂乎天地愛人之心而人心將不可復問積而成二氏之所謂劫者劫非天地之所爲而人心之所召也或曰子之爲此言也爲育嬰同善發也顧今育嬰同善所在皆有而流賊所至不免於劫何也曰人有衆寡心有眞僞一二人爲之而欲免千百人之劫猶杯水救輿薪之火也陽襲爲善之名而陰竊其利猶卻行而求前也夫

視人之生死漠然無所動於中者不能免於劫者也借人之生死以爲名而營私求利者自速其劫者也免劫之道如何曰挾資者出其資無資者盡其力將之以公而執之以誠旣以自飭亦廣以勸人廣以勸人則其爲善不可限量也孟子曰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是故接嬰施棺之舉非徒爲善亦所以救人心也張堰向無接嬰局同善施棺舊有而絀於費於是諸君子興義舉修集資設局觀其條例周悉則諸君子之用心可知也或曰接嬰施棺誠所謂生相愛死相恤者若惜字會之設其可緩者與曰夫字上自帝王卿相下至百工技藝所以立身治民成業資生之本而一日不可闕者使

天地之閒無字則上下亂矣人之所以爲萬物靈者以其識字也字之於人如此其急而予以爲可緩何也在局例有徵信錄之刻諸君子以予僑居此土謬誘作序不敢辭也尤願閲是錄者聞風興起以諸君子之心爲心以求合於天地愛人之心而無杯水輿薪之慮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何有於劫哉

彭城醫案序

虎幼時每聞我母言先君嘗患漏瀕危得錢先生聖功藥之而愈輒心儀之少長飢驅索米不甚歸鄉里忽忽老矣年來與修邑志往來局中乃知錢先生諱時來號杳園聖功其字實當世名醫也王君藹儒乃言鶴沙有

劉君意亭即錢先生女夫盡得外氏之術醫名前後相埒所輯醫案以傳其子今文孫樹滋觀察將授之梓且求弁言噫虎不知醫何以序劉君書哉顧感慕錢先生餘五十年不得讀其書而今始知其親炙之人則讀劉君書如讀錢先生書矣嘗謂俗醫之弊有二另略記湯頭不問病之原委苟取成方影響以應病家之求其弊浮泛獵本艸不知君臣佐使之義襍藥亂投急圖取效見奇其弊躁此二者其意皆非有慽於病者然而艸菅人命往往有之今觀劉君之案細意切脈詳析病狀如法損益循序漸進不求急效於佗醫所診不苟同不立異惟中病而已既效矣仍諄諄告戒慮其佗變惡有所

謂浮與躁者譪儒言聞劉君診病後有所疑每炳燭檢書不臥達旦以視鹵莽滅裂以幸一試者其用心何如哉當乾隆間吳門葉君天士以醫名噪一世門人采集其案為臨證指南學者奉為準繩乃吳江徐洄溪嘗評騭其利鈍劉君又從而補之兼論徐之是非醫道之難如此然讀劉君此案神機獨運實深得葉氏用藥之意蓋其於指南服習甚深故能擷其精微而遺其糟粕此又非貿貿於葉書者所及知也好學深思者展卷之際先體認其所列證狀脈候沈思其為何病宜從何治然後視君所斷論及所用方藥一一勘合而折衷之庶幾得君之意然非一朝一夕之功矣抑又聞錢先生有手

批明秦景明幼科折衷劉君亦嘗拾遺補闕益出其書與所評指南合而授梓俾從事斯道者大開神智其有益於壽世壽人豈有涯涘哉謁儒其以是復於觀察也可光緒建元乙亥日在南斗

華嚴墨海集序

道光二十九年夏與錢君葆堂寓禾郡幻居庵庵僧出示明賢分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本青鎮寶閣寺僧道琳所集而移貯此者凡明季蘇松嘉湖名宿皆預焉予作長歌葆堂爲之記既歸因憶華亭張小我曾得董香光所書華嚴墨海冊乃從其後人假閱之與幻居所藏殆若合契按冊中有陳眉公古華嚴庵記言寶閣僧道琳

募書華嚴經三部後得古華嚴庵故地復之庋經二部其一蓋存寶閣第不知何年徙於幻居咸豐五年秋與葆堂再寓幻居請寫本諦觀其第四十九卷原本散失國朝曹三才補書跋云癸酉夏日過禾郡訪項東井於幻居獲觀華嚴經云云未題康熙甲戌然則幻居之有是經其來久矣予所不解者眉公記末題萬秝己未記中稱壬子經竟而是經每卷後識年月者率在萬秝壬子至丙辰五年其第四十卷李紫庚書則題崇禎壬午且後眉公記二十四年豈記語不實抑其後有所更易或亦散失補書耶夫寶閣之經既轉徙幻居矣張氏藏冊有趙凡夫篆書古華嚴庵額及眉公記又董香光

書華嚴墨海四字葢所以題經首者其餘唐美承朱平涵文湛持錢塞庵范淨如釋葦如方坦庵侯豫瞻李竹嬾題記皆讚頌寫經復庵功德者則是冊從華嚴庵散出可知抑不知所庋二部之經猶存人間耶其殘於兵燹飽於鼠囓而散爲飄風耶葆堂曰雲烟過眼俄頃變滅事何可料是經雖經轉徙而宛然無恙幸也予既爲製函什襲將并寫經人姓名題識及冊中額記詩跋彙刊一帙命曰華嚴墨海集俾後之覽者知此經緣起子益序之噫夫諸賢文章氣節炳炳不朽何有於區區墨蹟而葆堂之懷仰古人情深護惜欲使幻居永爲世寶其意非俗人所能識也錢唐吳穀人祭酒詩集有幻居

庵觀華嚴璺海歌序謂經十六帙帙首皆趙宧光篆書今皆失去又謂庵舊有董文敏書金剛經及金字法華經今已不存按今董書金經具在其金字法華經實非董書疑祭酒所聞誤與璺海餘波得牽連書俾後來者有考焉咸豐六年五月

讀有用書齋雜箸序

讀有用書齋雜箸者吾友韓對虞舍人遺稾也君少好讀周秦諸子爲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尙旣而從姚先生春木游得鑒溪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務讀書有得援古證今筆之於紙不爲浮薄華藻之語觀其所以名齋者可知也西人點綫面積之學莫善於幾何

原本本凡十五卷明萬秝閒利瑪竇所譯止前六卷近歲英吉利末士偉烈亞力續譯後九卷海甯李壬叔實而傳之君反覆審訂授之剞劂亞力以爲西洋舊本弗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君每自校錄復爲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其發之於文益奇先是君父瘦山翁以仁厚端直倜於閭里及君舉於鄉猶遜志劬學羣謂必大其門逮咸豐初元君翁沒未殮盜乘喪入室君撫屍曰勿驚我父室中物恣而取自是家小落十年夏流寇犯松藏書板片古器書畫與所居屋俱燼君倉黃走避道塗觸暑鬱鬱發病死所謂天道誠不可知邪去夏君之子伯陽以遺稾來屬序

予爲編分上下二卷烏平君每得善本書輒以見示䟦其後幾何原本之刻君約予與顧君尙之同校定今君與顧君俱沒獨予憔悴遷徙學日荒落索然無可與語者讀君文不能無悲君簪述放失所存止此然亦旣足傳矣伯陽能讀父書當繼君之志古人有言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予文無足傳而子又早死它日誰爲之求序於人哉悲夫

遷鶯堂彙稾序

南昌張子剛以其十一世祖尙書公遷鶯堂彙稾乞序蓋某本已亾此其後人綴緝者略以類次不分卷傳寫多譌誤文有脫至半篇者朱錫鬯明詩綜僅錄其訪趙

元戎築壘一首豈當時已不見完本邪于案南昌志載公以嘉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遷郎中爲浙江提學副使轉遼東苑馬卿去官遼人爲立生祠歷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歸十三年卒平生清苦始終一節諸子至不能自給其爲廉吏可知矣又閱蔡九霞補輯廣輿記偁公在留都時度險要分水陸兵聯絡首尾俾江南北免倭寇荼毒則固有功於吳者也而明史李遂傳謂其所募振武營兵素驕悍致嘉靖三十九年二月之變以此罷職蓋御兵之難不特恩威不可以偏廢而法度政令尤不可以不盡善也文集末有擬答京書稟云今言者不能究明初法之善又不明言江營將

士驕惰之故與夫壞法之由乃含糊設端欲奪而改之疑所指卽振武之事當日蓋有從旁掣肘而不可明言者讀史者所宜旁搜記述而審其是非也抑昔曾子固與王介甫同鄉井又同出廬陵門下交甚厚而介甫終位未嘗引舉子固亦時有腹誹或以爲晚年異趣予聞子剛言公初亦與嚴嵩交好中道遂絕夫介甫執拗又甚於小人耳若嵩則身爲窮奇檮杌矣然當其讀書鈐山堂時又惡知其不肯至此公之與嵩交或在其時乎公詩文平實不求異人而和平大雅之致讀者自見今不具論而略論其世以爲序同治十一年南滙後學張文虎撰

夢蟾樓遺稾序

歲壬辰秋晤江陰繆布廬於白下學亭而境困廉介自守慷慨重然諾有古人風心韙之遂定交明年春書來以省試報罷後旋悼亡意氣衰颯若不自持因作書慰之今秋始寄示所撰劉孺人小傳乞序其遺稾然後知君固瑰異士乃劉孺人者亦賢婦也士不得已奔走衣食歲持所入以事父母畜妻子苟不足猶不免如北門詩人所云者抑不至入門交讁或稍識字日手一編咿嚶妝閣閒不省親操井臼爲何事米鹽陵雜將身自經紀卽磊落俊偉若布廬吾慮其方寸亂矣孺人秉祖訓事太姑君姑克盡婦職食貧習苦力勤贍養使布廬坦

然無內顧憂得以其閒畢力於學問意固遠矣寒鐙板屋朔風怒號紡績之聲與村樁上下窮愁無聊傷懷念遠發爲吟詠其音悲涼蕉萃而其志屹然如千丈之松經霜雪而不落令人讀之隱然見陋室窮巷中有此賢夫婦者豈尋常閨秀比哉布盧性簡傲落落寡所合自孺人之沒再試仍被放又連遭兩喪境日窮蹙邑邑孺人不已手編此稾以傳其同憂共樂之意平日糟糠之誼可知也烏乎閨中良匹若孺人於布盧蓋古梁鴻孟光之亞不幸而不能偕老宜其感念如此布盧之言曰自孺人卒而世遂無知予心者嗟乎悲已

大吉芊室遺稾序

張家驤調甫輯其先人瘦峰先生遺稾成屬文虎序之文虎知先生深微調甫屬且有不得已於言者迺爲之序曰今天下才儁之士相向以科名相屬以場屋制舉之業外則聲色貨利焉而已其能閒靜自守退而爲詩古文辭者百不得四五焉其又能因流泝源返求經訓庶幾乎實事求是之學者則百不得一二焉何者人情辟難趨易迂遠之行不足以傲名利而徒見非笑於世故人率不樂爲卽有爲之而人事之擾境遇之困又往往中道罷去故必有其識有其境而後竭吾才力以赴之然而成不成則亦有命焉烏乎悲夫以瘦峰先生之才之識之境可蘄至於是而卒不及至爲可惜也先

生補諸生卽棄舉子業負郭之田足以自給晨夕一編未嘗問家人生產顧羸瘠善病病發或彌旬月稍間卽攤書而坐歲丁亥予假館南湯先生時相過從縱論詩文先生曰近人爲詩纖佻猥瑣頗類俳優矯其敝者或襲七子之空腔或貌漁洋之神韵其爲僞體一也古文一道尤極榛蕪夫五代下無駢體明一代無詞

國朝諸賢皆起而振之古文則雪苑勺庭湛園堯峰望溪惜抱數人而已顧無以過元之道園明之震川也且夫詩文二者皆不可無學學必以治經爲本治經必先形聲訓詁名物象數由是以上探古聖賢立言之意與其制作之精乃免於空疏鹵莽師心臆造之敝因爲論

易卦氣爻辰升降消息書僞古文孔傳之謬詩毛傳齊魯韓三家同異禮鄭康成王肅異義古韻部分諸家不同說文五百四十部明六書之恉尋深韙其言蓋尋之從事古學先生寶啟之先生於史尤孰南北朝於十六國疆域形勢瞭若指掌自朱陸異同姚江白沙源流門戶皆能言其得失而參同悟眞南北五宗舉其宗旨靡不該貫其博而能通如此尋不信二氏說又厭性理之膠葛恆致駁詰先生拂然爭之過卽怡然不以爲忤也房乎今去先生之沒且九年每過所居未嘗不徊徨歎息也以先生之才與識與境使天假之年而不以病困其所成就當必有可觀者乃旣病其身復促其算年僅

知命忽以永逝顧藉此區區詩詞以自見昜平豈非命與調甫質美好文不屑屑於制藝將志先生之志而竟先生之所學也輒引其緒而告之

存希閣詩序

昜平予與布廬以詩定交十五年未嘗再面也然書辭通問歲率五六往復每發函伸紙如對一室而今不可復得矣悲夫君爲人伉爽質直好義當壬辰秋予應試金陵闈中聞君與人談詩滔滔徹旦俄予卷污題詩號壁將出君見而驚咤走筆和之爲同號生傳鈔殆徧八月望君訪予逆旅步月淮青橋議論風發泉涌明日集秦淮水閣誦近句皆卓然有所見已而別去昜平孰知

其不復見也君家世積德君尤雄於文人方以遠大期君顧秋賦屢絀是年喪其室劉孺人無何君父自嶺右歸卒於家君母繼之祖母衰老子女皆幼課徒不足以自給歲壬寅避海氛徙家常州目疾屢發境益窘羣肇依南昌曹太守於淮於揚旋依昌黎韓給諫於清河丙午秋扶病入闈瘍發仍被放遽鬱鬱以死烏乎詩人多窮少達自古已然然君之爲人豈徒以詩人盡者方其阨塞困窮且謂天故屈折之俾盤根錯節以老其材而大其用而孰意竟止於斯哉自十五年來凡有書問率以道誼學術相規勉不暇言詩君沒後徐君碧鏡始輯君舊作寄予則君之性情境遇咸具於是至其暨陽懷

古諸作微顯闡幽激揚忠義慨然有尙友古人之志讀者卽未識布盧亦可想其人然則予之僅與布盧一面又豈足恨哉徐君爲布盧高足弟子嘗校刊劉孺人詩槀布盧之喪徐君實經紀之又掇拾遺詩將以付梓尹公之佗取友必端我於徐君益思布盧之爲人矣徐君所輯布盧詩凡五卷總二百一十有四首予次之得百五首合爲一卷

望杏軒詩鈔序

往與我友計先生介周論詩先生亟偁陳君雲莊雲莊族叔祖母予從姑也居相去五十里未識面比予客柘西與計先生蹤跡益疏庚寅春省墓歸邂逅雲莊艸艸

數語揖別去自時閒歲或一晤晤即不能久敘君復深自匿未嘗言詩予亦弗及也辛丑冬歸里大雪寒凍不得出雲莊忽過訪投近稾屬序益至是始得讀雲莊詩矣雲莊詩善用意於一二語閒旁見側出達其所見其光黝然其味醰然其名雋處出入韋柳乃心服計先生儕之不虛雖然計先生與雲莊相聚益稀昔所儕皆壽莊少作今雲莊老矣困躓場屋閱歷艱苦行年五十懷抱悒悒將盡發之於長謠短吟以它人爲之宜不能無激烈然其詩抑然自下絕去圭角有所規諷出以和平溫厚蓋所養有與年俱進者不知計先生論之又當何如也予與雲莊同邑且葭莩親然生十六七年始聞雲

莊名聞名六七年始相識又十餘年始讀其詩人生遇合遲蚤之數如此雲莊數與唱和者曰鐵岸上人鐵岸上人者寶山蔣劒人也亾友周金坨嘗言劒人才落魄詩酒閒既而髡爲僧今年夏予訪雲莊邑城知鐵岸居知止庵兩往不值悵然返豈遇合固有不可必者邪抑必遲之又久如雲莊而始晤邪於序雲莊詩牽連及之夫討先生故與鐵岸善予且質之討先生

鐵岸詩序

古詩僧最箸者六朝惠休唐無本貫休齊已皎然宋惠洪

國朝元璟讀其詩見其人類皆異於俗僧之所爲蓋天

下奇傑卓犖之士不得志於時往往託此而逃非必惑於其教也予所知近世有二人曰元和祖觀覺阿寶山妙塵鐵岸皆由儒入釋覺阿詩清迥超妙淵澂鏡澈鐵岸俗姓蔣名金和號劒人予耳其名二十年今年秋乃遇之松郡北郭談藝甚洽出詩相質取徑梅都而充以昌谷義山寓奇峻之氣於沈博絕麗中與覺阿同工而志趣各異益鐵岸之境有尤足悲者鐵岸少讀書喜談經濟挾術干當世卿大夫無所遇遂以酒色自污會丁毋艱遂絕意進取易浮屠服浮沈江湖閒曩時意氣衰颯盡矣然當酒酣耳熱拔劒起舞婆娑狂態猶昔嗟乎以鐵岸之才與其識豈惑溺於異教者卒之淪落不偶

去儒而俠去俠而僧而區區僅以詩名一世是可悲也雖然天下奇傑卓犖之士不屑爲逢世之術懷抱抑塞無所表見或以詩傳或以僧傳或并不必以詩與僧傳憔悴於飢寒偃蹇於道路日萟遂遠古今同慨焉乎獨鐵岸乎哉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仲秋

守山閣賸藁序

吾友錢錫之之没於京邸也識與不識皆咨嗟歎息謂以君之才未及祿仕又不永其年壽爲可惜也解之者曰人壽之脩短豈係乎此哉有以數年爲壽者爵祿位望烜赫一時者是也有以數十年爲壽者若世所偁上中下三等之壽是也有以數百年數千年以上爲壽者

道德功業著述不朽者是也錫之年雖不永其所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微顯闡幽剖析是非參訂同異皆足附古之立言者以自見海內好學之士皆欲得其書劇鮮使人至以重價來購其可信今傳後無疑也然則世之擁軒蓋而享期頤者蔑有加於此矣嗟乎斯言也固將以矯世鎭俗而未爲知錫之者也錫之蘊高才雅自抱負其居鄉以利濟爲已任手定義田義塾規條爲贍族計創與善堂以給窮之嘗欲大濬秦山塘以利一鄉灌溉謂地方大患在人無恆業法宜修保甲禁遊民絕倡優博塞而重懲豪猾則良民安而莠民無所容其入都求仕也謂苟得一官將有所建立以自試而卒勇以

病沒彌留時猶諄諄以義田屬其後嗣由是觀之其不欲徒以劬學好古博虛名於世明矣古之君子不恥其躬之不顯而憫其道之不行不憂其名之不立而憾其澤之不被於天下後世錫之蓋有慕於此區區著錄之傳豈足慰君地下哉雖然天下事皆欲出之於已雖聖哲有所不能盡子孫相繼則太行王屋之峻可移而層之方錫之之出指海之已成者僅十有二集今其孤哀錄殘藁重爲校訂又得八集合前爲二十集復蒐輯君所爲文筆及詩屬予編次附於指海之末其用心可謂勤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推此以往微特義田義塾之舉屈指可計而凡錫之所有志而未逮者其必能

天第成之然則錫之雖沒而不死者固在也夫何憾哉錫之於辭章之事非所措意復隨手散佚今所存皆得之廢紙中及友人所代記其序跋諸篇已見於守山閣叢書及指海者不復錄凡一卷率為之序以諗好君之為人者且以勉其孤云道光二十有六年八月既望

鮮石山房詩存序

古人言詩曰志曰性情曰興觀羣怨明乎必有所為而作也詩之教温柔敦厚然刺無禮曰胡不遄死要思我曰豈無他人惡譖人則曰投畀豺虎投畀有北類不能免於過激而孔子皆取之孟氏之言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焉乎盡之矣後世應酬牽率之作不足以言

詩至若飾詞藻嚴聲病絕去圭角不敢有所寄託以取忤於世初接之文采爛然及徐而察其作詩之旨邈不可得殆所謂無非無刺者與蘚石山房主人少跳宕不羈中歲境益蹙未嘗芥蔕與人言詼諧百出雜以笑罵方撫掌高譚眴閒忽已颺去好爲詩嘗其得意吟唱自喜告以疵纇弗顧也人所擊節者他日或改竄不存一字其沈雄雋邁奇譎險奧往往出流輩而率直晦澀之病時復有之是故辭不必皆醇事不必皆確美刺不必皆當其實而觸物志感因題立意皆非無所爲而作讀者當自得之歲戊申秋君擇其尤粹者如干首將授之梓先以眎予烏乎謂君之詩遂無戾於古予不敢知以

眡世之苟取容悅謬自附於風雅者蓋徑庭矣故樂贊其成而識其簡首

海棠巢牋稿序

熊先生露甡自次甲辰以來詩爲一卷授虎曰君嘗勸予無作詩今訂牋稿竟將如君言殆不可無序也虎辭不獲命乃受而讀之大都述舊聞紀遺事流連桑梓之作而於感時傷老尤致意焉嗟乎方先生壯歲橐筆出門舟車所至與其賢士大夫交遊酬唱極山川詩酒之興逡巡三十年如白駒過隙不可復睹宜有感慨係之者且先生自負肝膽重氣誼挾其豪宕感激之氣北出盧龍塞外歷燕趙韓魏之郊南浮閩粵再涉汾水僅得

詩千首及其老而歸也入門而喪其偶子媳皆病廢孫男女幼家徒壁立則依其母黨爲童子師當是時愛先生者莫不爲先生憂顧無策以處先生而先生以詩自娛晏如也見親故所處有不堪者則又爲之踟躕嚬蹙欲手援而不得則仍發之於詩憂思紆鬱而不能自已夫以豪宕感激之氣至變而出於憂思紆鬱此豈先生始計所及哉比者耳重聽肝病時作稍飲酒卽困而孰寐蓋先生老矣今夫世事人情日遷而月變假使先生精神意氣無異往昔過此更數十年其憂思紆鬱當有眠今益甚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自古人言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虎之勸先生無作詩以此敬復於先生以云

序則何敢然何敢然

先生得序以書伻謝且云張理堂約于南塘度歲予與竪老宜以人日前來會春正文虎侍外舅堅香先生如期往則先生示疾已兩旬體甚憊而神明不衰曰微子兩人至于目且不瞑姑留數日爲予處身後可乎又曰謄槀子所序今以畀子文虎唯唯既而先生病益劇其子熙春奉先生歸衞城時上元前一日也越三日復與同人往視疾疾少閒相顧色喜而返返十有三日而訃至則先生逝已十日矣其明日遂往哭之慟乎先生年逾古稀詩名滿人口客遊三十年瀕於險而免者數矣言旋十載卒得遂其邱首之

志亦復何憾而不能無憾者天不憖遺老成凋謝濱海之區風流閴寂未見有能繼起者我思古人不禁齎咨涕洟也賸稾係先生手定惟鬼唱鮑家墳二十字爲病中絕筆今次於後亦可見先生之以詩爲命矣平生未嘗塡詞去歲始爲之素工詞者歎無以過並附之文虎前序言不盡意以先生已見不復改竄乃附識顚末而授之梓氏庚戌春分日文虎又識

六半樓詩鈔序

詩之道至易而至難身之所即耳目所及心思所會隨其抒寫而皆可合於賦比興之義可謂無難矣及其櫽栝錘錬使俗者雅陳者新緐者縮之儞隱者達之顯往

往同寫一景而工拙殊科同舉一辭而妍醜異致此豈易言者哉取乎人之意中而出乎人之意外斯易與難兼得之矣同郡蔡梅菴先生耽於詩行役疾病不暫捨其爲詩出入誠齋放翁之間善寫人意中事讀者解頤咋舌徒詫其新異而不知皆尋常目前之境益眞能取之於易而出之以難者行年七十詣愈純氣愈下以予之不敏猶屢介張丈二如以前後稾相質且屬爲序其精益求精而不恥下問如此近世少年才士稍解五七字卽柰然以詩人自命不惟未知其難并不知其所以易其眡先生何如哉抑予聞先生爲人樸厚不設城府每有大裘廣厦之願嘗代友償逋負千金無後言受欺

於人未嘗校平居惟苦吟爲事世事之往復物情之變幻以及家人婦子米鹽瑣屑意有所得皆託詩以諷今讀其稾觀我觀人多見道之語至詠古歌行激昂慷慨誅奸諛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隱然詩外有事在然則向者徒屑屑於難易之論猶淺之乎測先生也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日在星紀

井眉居遺稾序

外舅姚堅香先生少與兄古然先生齊名人比之二陸先生亦高自期許以諸生入成均肄業名噪都下屢試京兆不遇歸授經浙西廢制舉業自放於詩古文詞晚客嘗湖與諸君子唱酬爲樂凡數年已酉庚戌間從子

杏士迎侍吳門因課諸從孫讀是時先生病痁已四五年旋止旋作年老肝疾數發或終夕哮喘不得臥今年遂不復往仲春攜虎訪屠君荻樓於嘉善居二日虎以營葬祖父先回挈婦至周浦不謂一月之間先生之歸而遽病病而遽沒也致使先生之女病不及侍湯藥而終不及視含烏乎虎之負先生多矣初古然先生以詩與虎為忘年交將為其從女相攸未果而卒又後五年而先生晤虎於張溪言甚契乃屬盧君晴野訂婚虎見虎所作東坡生日集并眉居記烏乎虎寄居甥館十有七年外姑盛孺人沒室無它人先生每出數月歸則如賓客然酒炙各述所聞見多不當意者輒嚱吁咨歎或

出近作命評論之曰子無嫌此事固不以年齒輩行限也其虛心如此譚埶相協則歡笑如友朋烏乎今不可復得已先生豪邁不羈善議論嗜酒醻數斗未嘗見醉容然自患痞後不復多飲人亦不敢勸也飯尤寡日不及米三合雖彊自振厲非復昔日豪縱矣嗟乎先生生於華族比長家日益落思以功名自奮既不得志生三子皆夭卒繼遭兄喪益悠忽不樂晚歲煢煢撫今追昔嗟衰歎老悲涼寥落之致恆見之於詩憂能傷人古今同病豈特二豎之爲患哉案先生與戴銅士書云拙稾自爲編次得古文二卷雜著一卷駢體文二卷古今體詩十卷詩餘一卷其上云年皆六十則當在壬寅今檢

遺稾自一卷至第五卷起嘉慶庚申迄道光壬辰第六卷起道光甲午迄丙申而缺癸巳迄乙未三年作又無七八九卷第十卷起丁酉迄戊戌無十一十二卷第十三卷起迄己亥其庚子至戊申不著卷數又缺壬寅年作其第十五卷爲己酉年作而庚戌所作又不著卷數詞則附於冊尾寥寥數闋此外惟雜著一卷駢體文一卷而已先生自言舊作古文一冊久失去駢體文多代人所作欲刪去而未果塡詞本非所長偶涉筆亦隨手散佚然則所謂自爲編次云者徒意欲如此實未寫定也屠君首先倡議刻先生遺集吳君穎仙亦言嘗湖諸君惓惓謀梓先生詩因屬爲整理迺以鄙見抄出古今

體詩四卷於少作取十之一二中年十之三四晚作十之六七而詩餘附焉雜著駢體卷帙無多合為一卷屬友壻鈕苣汀繕寫清本並授剞劂昔古然先生所著紅林禽館詩詞為山陽李芝齡尚書取去選存六卷未刊而尚書薨於位并原稾失之先生每以為恨嘗命虎搜羅百一錄為小冊適同郡姜文小湄續選松江詩鈔嘉善黃霽青太守續選詞綜輒分寄之烏乎文士畢生坎壈心血僅存若又聽其蟲殘鼠耗忽焉漫滅如後死之責何虎不敏本與先生兄弟以文字相契合及為婚姻尤用是切劘故不敢以僭妄辭雖然先生往矣虎所去取果無戾於九原邪抑猶不免於身後之憾邪蓋無以

知之矣咸豐紀元歲在辛亥十月子壻張文虎謹識井眉居詩錄四卷附詞一卷雜著一卷刊印後咸豐丁巳杏土復輯紅林禽館詩詞二卷授梓而兩集板俱燬於粵寇常以是戚戚光緒丙子重錄紅林禽館詩一卷詞一卷井眉居詩二卷刊之聊存梗槩別有跋今不載

紅林禽館賸稾序

金山姚氏門才之盛爲邑首望我伯舅古然先生與外舅堅香先生承累代家學以詩古文辭雄儕輩閒有雙丁二陸之譽維時穌卿水北二先生於先生爲叔父行亦以才藻負時望風雅萃於一門人往往豔偁之及外舅與先生先後入

都名公卿爭相羅致會故大宗伯山陽李公奉

命視學浙中邀先生襄校閱繼復從李公移節江西益

李公與先生父芳溆公本同登嘉慶辛酉拔萃科而素
愛先生才及書法折行輩爲友命先生子詒孫受業門
下幕中日以文字相切劘所至登臨攬勝唱和不絕極
湖山賓主之樂故題詠益多所造詣亦益進李公旣終
任還
朝先生家居宋宋時作近游道光己丑冬訪友南蕩與
文虎一見如故相識訂忘年交出詩相商搉明年人日
訪先生栖雲館縱談竟日乘醉歸先生踏月送至舟次
至今歷歷心目閒其四月先生再至南蕩居兩日而別
自是遂不復見先生矣先生豪邁好交游不屑屑生計
幕游所得輒隨手散去以是長貧益侘傺不自聊將東

裝游嶺南會病淹滯逾年竟不起迨文虎就婚姚氏時先生没已五年每與外舅語及此未嘗不唏嘘太息也先生詩雋快出入蘇陸詞亦在蘇辛閒於國初諸家最近迦陵嘗手自删訂爲四卷先生没後一年李公典試浙江盡索先生手稾去將甄校授梓因循不果會李公薨於京師稾遂不可問嗟乎李公與先生三世交誼甚重其索稾以去特爲先生千古計乃人事牽率以至於此此先生之不幸而詒孫之所爲深恨至痛也抑豈李公意哉詒孫恐先生手澤從此湮没乃掇拾殘賸及廣求之戚友閒所留遺者僅得詩詞各一卷付剞劂氏而屬文

虎爲序蓋是時先生平生故舊零落殆盡存者或爲達官數千里外無暇事筆墨而蘇卿水北兩先生及我外舅皆相繼下世久矣獨文虎嘗辱先生知而又附於婚姻之誼雖不文奚敢辭謹序先生爲人梗概如此雖吉光片羽未足以盡先生之奇亦俾讀者有以論其世也

鐵杉吟館詩序

處困約而克自守者鮮矣冠儒冠服儒服凡可以營勢利者靡弗爲見自守者則笑之以爲彼誠材不足以與此也聞其言者從而效之於是自守者鮮矣二如張君之境抑困矣其志潔其行醕其家事治父子課徒給食指他無所問也其國有以館爲家者病歸無所依君爲

之賃屋謀醫藥卒則治其喪葬其高誼如此豈徒自守而已哉父聽鶴先生嘗輯雲間志略稾未竟君續成之興至閒爲詩同里毛山子馮少眉蔡梅茵皆忘年交相贈荅唱和其所著鐵杉吟館詩自然淡雅不爲壹鬱激切矜才使氣之言蓋如其爲人夫內不足而外自飾賢者雖自守不可以終日也若君庶兩免之矣君豪於酒詩雖工僞也處困約之境而壹鬱激切以才氣凌轢人晚病咯血戒飲詩亦不復作去夏以微疾卒年六十二嗣君某某等以文虎與君交久屬序其詩謹述君爲人以告讀者咸豐八年首夏

王雲卿詩稾序

平湖王雲卿美才工書予識之五年未知其能詩也去冬避寇金山一再訪予抱甕居以詩稾見屬思儁而語工氣味温然如其爲人客告予曰雲卿寢饋於詩興至援筆立就歲得數百首殆將充之以至於古人何如予曰凡學固求其至也求其至莫若專且勤苟專且勤無弗至者而俗以爲性情有近有不近非也弗專弗勤雖近猶不能至予總角學爲詩師友皆曰孺子可教也於是益自喜以爲誠近之稍長嗜好益雜一藝未就厭其苦而遷焉及遷它藝復然逮老且懶益一切罷去輒舉其悔以勸人今雲卿年甚富才甚美求之又專且勤如是雖其它大者遠者猶至之不難何有於詩夫詩源於

性情動於閱歷根底於學問而恢擴於交游雲卿苟究其所至以斷至乎其未至於古人必有所從入必有所從出而大遠乎時人者客笑曰子既不能至言之何夸也雖然所以爲雲卿則善矣乃書以爲序

張春水風雨茅堂稾序

上海王叔彝觀察以手校吳江張春水徵君所爲詩二卷眎予曰此二十年老友不忍其泯沒子盍引其端徃同里計介生流寓滬城落落寡所合獨徵君好稱其詩題其集予嘗讀而和之久之晤徵君於郡城友人坐未遍意草草別去自是不復見前年乃聞徵君死矣徵君形骸土木一二家村學究顧不知其詩乃滔滔清絕超

然名雋非其胸襟空濶焉能爲此若貧士嫁妹諸作發於至性意肫而語摯則又異於流連光景者矣予嘗怪相識閒論徵君或儕許過當或從而詆毀之何也士窮困不得志甯凍餓以死此爲一身計可也若有父母之養妻子之累卽不能不衣食於奔走然挾其技以遊四方求升斗之助不可必得也而尤悔隨之徵君之詩曰錢神那不尊韋布那不賤又曰終歲困行役妻子累此身此亦足悲矣夫阿私所好而失其實者非也浮薄不諒輒相訾謷者亦非也甯凍餓以死者非爲名高也衣食於奔走者非以爲壟斷也蓋皆有所不得已而就其心之所安論者乃必責人以所難不亦刻乎介生之窮

如徵君而志趣稍異前徵君沒叔彝嘗錄其詩於可作集今於徵君此稾復惓惓不置將梓而壽之徵君詩信傳矣如叔彝之好風雅而篤友誼豈不可與詩俱傳哉

綠雪館詩序

偉甫所爲綠雪館詩詞道光咸豐閒嘗鐫行矣燹於粵寇同治八年金山錢賓之爲校刊自丙午迄丁巳夏詩一卷而少作概與焉今年春偉甫以病沒於鄉里仲秋季子引之以餘稾來請審定則自丁巳夏迄壬申所作也蓋不下七百餘首寻爲刪存百四十餘首合爲一卷與賓之所刊略相當乃序之曰始偉甫言詩輒曰青邱漁洋葢本武康徐雪廬典籍之論繼乃泛濫於前後七

予晚益自放或出入誠齋放翁間葢自少至老境地不同其發於情因之而變有不自知者偉甫祖父資無聲色貨利之好以與人詩詞唱和爲樂旣閱歷世故奔走名場閒講求當代利弊家稍稍落矣辛酉之難南鄉殘破展轉播遷寇事漸定復以海塘工終歲役役狂風烈日閒未嘗以爲苦而詩詞贈荅亦無一日廢邂逅通姓名接談笑俄頃飛箋至數十百言如宿搆人皆奇之去歲秋杪與二三同人相聚郡東郭復園席閒論古今詩詞流派正變及世事得失娓娓不絕大聲高唱氣如少壯是時君年七十三坐中皆側耳而聽無能插齒牙者羣相偶語謂壽不可量乃歸不五閱月而遽病不起

予聞引之言沒之前夕猶據几作書神明不亂益其方寸明達不以貧富憂樂艱易死生爲累故隨所處而皆有以自遣而悠悠之口徒以詩人詞人推之亦淺之乎言偉甫矣予與偉甫定交四十二年遭亂以來舊友零落日益以稀存者惟偉甫爲最久抑知偉甫者無以踰予然則論定君詩者非予而誰宜引之之以此見屬而予亦不能它諉也是爲序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孟冬

蘋花水閣詩存序

予既序南塘張氏詩略欒庵復出丙齋蘋花水閣詩草示予曰丙齋幼孤先府君育而教之予所知也其補學官弟子先府君不及見無何避寇浦江東疾病顚顚悒

悒死遺詩一卷乞予刪定而序之以存其人可乎烏乎
丙齋梅生皆後來之秀也丙齋之生後梅生十二年其
死後八年得歲又減其四二人者其聰明同其不悅制
舉文而好吟詠同梅生疏秀韶令天眞爛然其詩如之
丙齋亦略同而筆加開展使天假其年當必有所成就
乃皆未竟其業而短命以死何哉蘋花水閣者丙齋讀
書處也自其先尊小我翁時予常與篠峰輩偕止其後
熊文露荃館於此予歲恆一再訪每飲丙齋必侍坐丈
閒命出其詩以爲可繼諸父兄讀之信然逮熊丈沒予
至南塘丙齋必來邀癸丑春相與探梅白雲庵予戲折
一大枝歸至水閣失足墮水重裘皆濡遂病閣中變庵

以爲笑今思之忽忽若昨日事耳辛酉之難此閣遂燬明年而丙齋卒烏呼十有三年矣前年丙齋之子馳受知學使者其季桐未冠尤好爲詩將謀刊丙齋遺槀予爲刪存若干首丙齋之性情與其聲音笑貌如見焉而梅生子淵亦方從變庵學詩重校梅生所爲鉏月吟館詩及曼陀羅館詞付梓氏然則梅生丙齋皆有子矣壽之修短何足論哉同治甲戌立秋前一日

一樹梅花老屋詩序

道光戊子始識鐵梅翁於朱允奎紀堂坐上時予館浦南張鴻卓篠峰家每歲科應試偕至郡城與君及紀堂祝康城省堂諸桓碧泉顧誕朝頤堂皆年相若過從遊

燕談詩角藝雜以諧謔笑傲無所不至若世間無老死事者無何紀堂以病蚤世予就秦山錢氏館校訂叢書絕意進取稀至郡即至亦稀入城省堂棄帖括爲醫頤堂中拔萃科後授經城鄉二君皆先後卒篠峰屢攝校官蘇常間碧泉試縣令湖北粵賊之亂予避居滬上既而走皖江遂客金陵十年音問隔絕光緒乙亥於郡城涂晤君行步甚蹇曰病乎君曰老也非病也予齒少我一年耳向者干雲拂日之氣喑嗚叱吒垂白從軍與公侯抗禮自居何等何今亦宋宋也相與一笑而罷明年春篠峰老病卒是秋君亦沒回憶五六少年燕游歡笑不知天日若前日事而忽忽四十年消磨向盡惟碧泉

存問亦且病廢予於諸人中最不材備歷險阻獨得後死然老且衰久矣求如昔時意興安可得哉君於予婣族爲尊行去年冬君從子松仙以君詩見屬中惟送碧泉一詩爲咸豐甲寅作餘則自己未調試杭州及庚申避亂以至同治己巳十餘年中詩耳蓋君少歲於詩不甚經意旋爲之亦旋棄之晚年始錄藁故所存止此君爲人洒脫無城府似近率易然當衆論紛騰時出一言足以傾坐其詩亦然觀其撫時述事觸目感歎及殷殷於朋友之誼慨然自見胸臆誠非塗飾性靈者可比也松仙穎秀於羣從中尤爲君所期望君之沒也悃悃不已謀梓其詩予刪次爲三卷而述今昔之感以引其端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仲夏

妙香齋集序

詩古文詞之於時文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譬之古詩近體不同者格其因物託諷謀篇立意笑以異然則世人高言詩古文詞而薄時文何與曰今之爲時文者倩妝巧笑以求悅目其見薄於人宜雖然彼爲詩古文詞者果皆免於倩妝巧笑以求悅目乎是故志時人之志以爲詩古文詞亦時文耳志古人之志以爲時文卽亦何異於詩古文詞自勝國以來迄乾嘉前諸先輩其爲時文借題發揮舒寫心得各有其獨至者不乏人試移此以爲詩古文詞必有異於俗之汶汶者或爲或不爲

或存或不存益其偶也楊君樸庵以時文名吳越間久矣同治甲子相見於金陵其人古之人也其偶說古之道也其爲詩古文詞古之志也然則其時文必不爲時俗之所爲可知矣顧屈於場屋數十年至歲庚午始舉於鄉一上春官試遂褰足或勸之君曰技不足逢時偶倖獲庸可再仍以其日用講習者教授於鄉里乎自金陵歸六年今春復遇之滬上如平生懽乃以其妙香齋集屬序君行年將七十矣劬學如少年每有所作必精思而出故所積不多乎以爲吾黨之陳無已也卷中諸名士評騭丹黃爛然固已抉摘精微皆得其竅曾苑既無以益君顧嘗怪外人徒以時文推君故論其古今一

致者以質君未知有合乎否也光緒己卯陽月

大軍克復金陵詩序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江浙郡邑次弟肅清惟金陵城大而固首逆負嵎悍賊所聚儲峙充積僞忠酋李秀成者尤桀黠自蘇竄逸入爲謀主誓以死守維時節相湘鄉公控制上流而公弟浙江巡撫中丞公暨彭楊鮑三帥圍攻未下既而三帥上援江西軍勢益孤有議請益師者中丞公曰見軍五萬苟用命何爲寡五月己巳晦克其地堡城益修攻具重賞罰躬冒灼暑百道竝進瀕城內薄死者山積自朔迄望晝刻靡息乙酉地雷發裂其郛呼躍爭進死寇豕突幷命巷戰而我軍八面厲集逸

者罣羅網攖者入釜鬻梟雛畏戮自火其窟衆酋將逭
捡之民舍洪秀全先伏天誅兩兄同惡一殺一獲自餘
聳蟄靡有孑遺自賊陷省會凴爲窟穴下躪吳越所至
糜爛中更大帥統兵圍剿未集厥功至是凡十二年矣
上自搢紳下迄黎首莫不以手加額以爲復覩天日湘
鄉公旣飛章
奏捷卽馳入大營勞師籌議善後兄肩裴公之任弟建
入蔡之勛督責無待於韓宏助戰勿勞乎允武旬日之
間殲此大憝淮西之捷何足擬也葢湘鄉公自咸豐二
年練兵楚南攻克武漢遂圍九江規復江西全境我
文宗皇帝有元戎之

命總制三江移軍皖南而中丞公久屬行間拔安慶東
復巢縣含山和州身先士卒晝夜督戰文臣之勇健將
莫及聿惟我
顯皇帝慎簡忠良知人善任
皇太后
今皇帝聖明宏廓任賢勿貳俾湘鄉公得專閫外之命
俊乂同升將士同力機宜所在內舉勿避用克成此鉅
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皇帝嘉公功晉銜太子太保爵一等侯中丞公晉太子
少保一等伯並
賞戴雙眼花翎中外臣庶歡欣抃舞咸曰允哉蓋誠服

二公之忠勛而信

朝廷爵賞之不僭也文虎辱公知敢以詩獻曰猿角變色自彼坤維爲虺弗摧化爲鯨鯢跲江淮河朔南東西鼎沸魚爛所至則糜躙楚蹂吳鳥迹獸蹏於赫金陵帝王所遺龍蟠虎踞穴䖵與黿洪水滔天溺我蒸黎我公治兵自湘而北敷心腹腸手臂勠力水涌陸驤武漢朐克遂陵九江誓埽殘賊欃槍退舍仰見軫翼惟

帝聖智

命總揚域移軍皖南披斬荆棘入險出險終開梗塞皖實楚尾居吳上流不掎其角曷搤其喉時惟介弟勇齊於謀剖窟破翳窮其傷鸐東剸巢含遂鐵和州公來坐

鎮居中運籌乃請於
朝
分命李侯規略三吳以次克收石城言言攻圍二年落
其爪牙猶負厥堅中丞曰吁其又可延驂我雷輜奮我
電鞭鼓角出地梯衝降天橫裂其巢飛沙騰烟梟獍殄
滅秦淮血塡
帝嘉公功光復土宇爾侯爾伯伯仲伊呂而公穆然念
茲黎庶孰恤爾喪孰瘳爾瘵孰田而廬孰衣而稍申我
官儆戒我師旅袪敝除害百廢具舉登民春臺歸報
聖主

送洲卿公移督直隸詩序

兩江總督轄地方千數百里節制三省兼鹽漕河諸政

近又以

欽差大臣總其務其任視它省爲尤重江南號財賦甲

天下然歲歷兵燹重遭寇亂民生凋敝自軍興以來戰餉

犒師鉅細公贊畫出民間欲取之以方而無怨於下其

治尤難今宮太保爵相湘鄉公以咸豐十一年拜江督

之

命其時大江南北皆盜藪公自祁門督諸將轉戰至皖

以次蕩平諸賊同治三年秋始蒞江甯城郭空虛惟兵

卒游民耳公首請開科舉行鄉試藉以招集流亡又復

諸書院聘求通儒碩學爲之師試優等者厚其糈戒重

吏毋擾市肆設局貸牛種以勸耕於是士民廛集賈者歸市農者歸野駸駸生聚矣明年夏公督師北征士民惝悅冀望謂公將復來及六年春公以病奉
詔回治所則皆懽忻鼓舞曰我公歸乎相率郊迎不啻愛子之迎慈父母也公深體物情識力堅定又知人善任出之以寬厚故人樂爲之用其處己儉約起居衣食無異書生時人亦樂效之比年外籌軍餉內修舉廢墜庶司百職暨邦人士凡有事於官者皆自矢公慎不忍欺公而聲威所及夷夏𦉪服公奏特設長江水師提督備非常度險隘分置營伍俾向者有功將士得以次借補特開書局治城山校栞十三經四史以惠來學四方

求見者時以禮接無所隔閡公以其閒與從游之士講論道德文藝攷求載籍或復圍棋賦詩益其才德氣量包乎職事之外故向所謂難者處之從容有餘裕也今年夏撚甿殄除軍儲少緩公方議請薄賦輕徭減市廛之征大紓民困
朝廷以公久勞於外
命入壇畿輔民皆皇然曰公之於我庶幾起瘝瘵而肉白骨且
天子既以公賜我吳何又奪我公去也傭夫里媼爭額於士大夫之門曰曷不留我公士大夫者亦相與私議冀幸公少留如寇恂故事文虎竊以爲不然公

朝廷元老當佐
天子治平天下聲教訖四海俾含齒戴髮之衆無一夫不被
堯舜之澤而區區私一江南險矣江南離
京師遠保定近圻朝得
旨夕可報奏今
朝廷以羣盜既平急求端本善俗久安長治之道眷言輔弼置之左右豈能曲狥民閒私請乎自來督兩江者每不能久於其任公拜
命至此凡八年然席暖僅二十餘月耳故事則然且使繼公任者皆以公心爲心就公所行舉而措之是不啻

公常謂於我江南也公雅意文學所在文士萃焉文虎
不肖幸從諸君子後依公六年於公之行諸君子各為
詩文以送謹序公所以為政於是邦與邦人瞻戀不忘
之意而系之以詩凡四章其一曰江南幾陸沈惟公實
再造比年加潤澤漸以起枯槁苦熱與汝涼苦寒與汝
煥祈雨雲油油祈晴日杲杲仁心隨所感蔚莠化禾稻
祝公謂十年使我家室好民肥公愈瘠
天子恤元老
詔公歸
京師公歸一何蚤慮茲借寇情歎息到窮孀其二曰以
公為嚴師百司自相程以公為慈母百姓皆乳嬰軍旅

恩教養依公爲父兄遠近鼎聲威望公爲神明公曰吾何施施之惟一誠一誠之所格足以通物情誰爲後來者此意無改更蕭蕭西北風吹公東北征冀公一日留綏公一日行其三曰冶城一培塿忽復成泰岱嚴嚴夫子牆三山孰敢背聖澤所旁流儒末同灌溉惟公振文教亦以恤士類嗟嗞窮老生亥豕久自昧侯門多濫竽忽忽踰五載進固非所思退亦敢輒退遷史百卌篇讐校詎一再明年剞劂成歸去還種桑其四曰公來山川喜公去愁山川山川何愁喜人心視之然鍾山何連連豈無豺虎蹤江水何湛湛或有蛟龍眠附亦不在陸網亦不在淵消弭固有時須公留十年豺虎爲麋鹿蛟龍

爲鮪鱣江水何湛湛鍾山何連連旌麾一回顧目極東南天

唐十八家文錄序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旣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弟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若獨孤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閎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

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露議論透闢沈下賢喜為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為蘇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峭要其獨至處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突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為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槩見於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學者苟就其所近擇遂以從則當取全集而孰復之勿以方隅自畫此外如蕭茂挺李遐叔呂和叔非無傑構往往

雜以駢語符厚之佳處不出獨孤梁權範圍李元賓奇
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自傅平衍而不免於宂
歐陽行周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皇角立李
衛公史論篇幅短隘益無意爲文故今所錄皆不及云
咸豐丙辰長夏

海嶠一塵序

海嶠一塵者熊丈露荃暨其族弟少海所輯金山衛城
一隅之人之詩也其所輯始
國初迄近世或接其世或否閒及流寓而曉仙翁者則
其族祖海莊先生則少海父也顯達與有專集行世則
弗與何以弗與主乎逸也何主乎逸乎爾窮阨僻壤輶

軒所不至蕉萃專壹之士屏世俗之好矢志歌詠泊焉終身蓋數十年而殘篇凋落若將湮滅則盡然傷之是編之輯以發幽光備文獻也然則曷爲止於一隅遠則采訪不易得又難徧也予嘗從熊丈登南城人戶寥落如邨落然南望金山岌然在海中波濤連天潮汐汩没礧砿回遹日夜無已憶此數君子所望古遙集寄其抑塞無聊之慨者非與

南塘張氏詩略序

同治丙寅春予自金陵歸訪舊南塘燮庵司馬出所輯張氏詩略屬爲之序諾之而未有以應也越九年予辭書局返燮庵招至鋏花仙館庚夏復申前請乃序之曰

所謂南塘者盖華亭之下鄉在古張涇堰之南査山之東西南距金山衞城六里所俗曰茅柴蕩者是也張氏族居於此以耕讀世其家以忠厚儉朴訓其子孫父兄子弟率以風雅相尚髫齔之年便沾沾以詩句爲象勺故幾於人人有集然二十年來朴厚之風漸漓而風雅亦少衰矣咸豐辛酉浙寇東竄流離播遷毋論已刊之本及其板片皆燬於火卽篋中稾艸亦多散佚惟聽鶯鮮石鎪花三集存變庵曰吳俗子弟習場屋文應科舉卽不得學爲吟詠而我祖父以來弗之禁者以謂陶寫性情優柔以養其志氣爾自遭寇族衆中落或無力應試率棄書不事又不能爲農夫商賈蕩逸無所業則攝

於外誘者有之吾之爲是錄也掇拾殘賸存什一於千
百夫非謂區區卷袟遂足以傳世也用示族人及後之
子孫俾知祖宗家法由其詩以上緬其人庶幾歸眞返
朴卽不能事舉業亦有足以寄志念而閑外好者乎曰
不亦善乎予之幼也蓋嘗望見虛谷翁自道光丁亥篠
峰招課其弟飛卿假館横經艸堂因得徧交雲老瘦老
諸昆弟旣去館秦山仍歲時一至南塘羣從長幼若燮
庵梅生丙齋輩爭以詩相商搉而康城熊丈露荃適館
於此提唱風雅駸駸極盛迨咸豐之閒老成凋謝少壯
者亦或不免蘭摧玉折之慼至是蓋不及五十年而今
昔盛衰之故不勝屈指矣然予觀燮庵三孫長者尤馴

謹勤讀好書籍梅生丙齋之子皆喜吟詠篠峰年踰七十猶矍鑠勇為詩古文詞裒然數鉅冊變庵雖老病亦不廢詩將如驂之靳焉為族子弟倡率由是言之又惡知其不再盛也夫詩之教曰思無邪觀感懲創胥具於是以是並於家乘傳之子孫百世之下采風問俗者猶得執此編而名其鄉里曰南塘張氏之居其不負變庵輯錄之意也哉

綠雪館詞選序

偉甫弱歲即喜為長短句初專效姜張後乃擴充於南北宋諸名家有所仿擬皆能得其神髓而尤嚴於聲律蓋元以後詞家往往率意為之近世諸老始與言復古

然康熙間
欽定詞譜民間既不能家有其書而萬氏詞律疏漏缺
誤不盡可據非取古人所作畢力研究無以悉其分刌
諧律之妙偉甫寢饋於斯蓋四十年矣吳門戈君順卿
精於倚聲獨引君爲同志要其微至之處戈亦以爲弗
如也綠雪館詞前後付梓者凡已若干卷今秀水孫融
文公選同人詞復徵及於君因錄尤愜心者爲一卷索
予爲序且曰某於詞蓋無以及諸君若律則庶乎附驥
此君自謙云爾若予者亦嘗從事於律而執筆矯强不
自勝遂復放逸詞乃出君下遠甚未嘗不服君之持論
嚴而能不自恕也

萬竹樓詞鈔序

獨有以子鶴所刊賀方回詞見詒者服其蒐輯之勤心識之壬戌秋僦居筠溪子鶴亦避寇寓此以許姬殉節事索題竝惠讀萬竹樓詞於是始知子鶴蓋子鶴雖祖居莫釐而常客我郡席故資無他嗜好獨好爲長短句以爲言情之作莫善乎此又嘗與其鄉先輩戈慎卿遊多聞緒論故其爲詞持律甚嚴而用意深細其師法在姜張二牎凡世所尚以叫囂爲豪塗飾爲麗尖刻爲巧者皆所不屑也中年得許姬閨房靜好唱和爲樂人謂神仙中人比遭亂傾覆姬罵賊死君逃難奔走轉徙浦江南北流居淒愴有不堪回憶者然其於許姬感悼不

已時見之於詞而今昔菀枯之感未嘗及焉亦足見其
其志趣已今年春予歸自金陵君合前後稾凡二冊屬
爲序予曰存稾不必多貴精而已請簡爲一卷以詒君
君曰諾遂序之知君君亦自知之深也有識此卷爲少者
其非子鶴知己也與同治丙寅長夏

張偉甫紀事圖序

華亭張偉甫述其宦迹所至從公奉職因時感事紀之
以圖前後凡四道光二十九年權丹陽教諭奉太守檄
嘉山近處藍洲圌洲勘水災察戸口以待撫䘏是爲雲
陽勘水圖咸豐元年權元和訓導以大府命率諸生講
約城鄉稽察民戸是爲鴻城講約圖咸豐三年秋權寶

山訓導時紅巾賊竊踞上海君隨今觀察長沙黃公於吳淞口江灣大場眞如諸處練勇守邏是爲吳淞備防圖咸豐四年秋權嘉定教諭隨今方伯太康劉公集衆防衛撫慰人心激勸輸粟是爲繆城勸餉圖偉甫少好遊能詩爲武康徐雪廬典簿高弟弟子尤工詞出入南北宋諸家所至横山範水脫手成集中歲留意世務每坐高談指陳利弊風發泉涌頷汗津津然聞者相視而笑或竟遁去君不顧也常欲得一官自效旣試於鄉屢詘家益中落年近五十始以學官履職近邑鬱鬱不自得然其歷事公勤自矢凡心口力所能自盡者靡弗盡也偉甫長予五年昔歲相聚年皆少壯以古今相切劘

其所以期待者甚厚忽忽三十餘年瓠落無所成乃以寇難逃命奔走家口零落轉徙靡定久不得消息去年夏相遇滬上彼此頹然老矣數平生親故死亡略盡存者或散處四方獨我兩人如萍漂水忽然復合悲慨之餘則又破涕爲笑自亭來皖偉甫屢以書詞詒問比復以前圖屬識緣起求當代通人題詠贈別偉甫又一年矣須髮白者益多精神日益衰則偉甫之老狀可知也然偉甫今方爲方伯公治稅嘉定寶山間殫心任事其言曰寓體卹於督勸而不以病商者病公壯哉吾讀偉甫近詞而喜其意態猶昔也同治三年孟夏南滙張文虎撰於皖城寓館